

權德輿詩文集

上



〔唐〕權德輿撰
郭廣偉 校點

權德輿詩文集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權德輿詩文集/(唐)權德輿撰;郭廣偉校點.—上海:

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10
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
ISBN 978-7-5325-4892-7

I. 權... II. ①權...②郭... III. ①古典詩歌—作品集—
中國—唐代②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國—唐代 IV. I214.23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201790 號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權德輿詩文集

(全二冊)

[唐]權德輿 撰

郭廣偉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、發行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蘇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31.375 插頁 13 字數 618,000

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1—1,000

ISBN 978-7-5325-4892-7

I·1996 平裝定價:78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權載之文集目錄

卷

詩賦

傷馴鳥賦

洞庭春涵滿賦

行舟逗遠樹賦

賜百寮追賞詩

九日言懷

重陽日言志

麟德殿觀新樂

中和節賜宴

重陽日即事

豐年多慶

迎武舞樂章

讀穀梁傳二首

劉紹相訪

卧病喜人見訪

多病戲書

古興

唐權文公詩集

五言古詩

○ 廣陵行 一作詩

廣陵寔佳麗，隋季此為京。
八方稱輻輳，五達如砥平。
大旆映空色，笳蕭鼓連營。
層臺出重霄，金碧摩顚清。
交馳流水轂，迴接浮雲甍。
青樓旭日映，綠野春風晴。
噴玉光照地，嘶蛾價傾城。
燈前頻巧笑，陌上相逢迎。
飄飄翠羽薄，掩映紅襦明。
蘭麝香，遠不散，管絃間自清。
曲士守文墨，達人隨性情。
茫茫竟同盡，冉冉將何營。
且申今日歡，莫務身後名。
有學諸儒輩，書窗誤一生。

清季振宜等輯《全唐詩稿本》（卷二三二-二三九）

前言

一、權德輿其人

權德輿（七五九——八一八），字載之，唐代詩人、政治家、古文運動的先驅者。

權德輿生於唐肅宗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。唐王朝已由鼎盛時期轉入內亂頻發的中期，統治階級內部和社會各種矛盾不斷加深。永貞革新失敗，元和中興短暫，權德輿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。

權德輿出身於一個有文學素養的封建官僚家庭。其先世居天水略陽（今陝西省略陽縣）。祖父倕，以藝術與蘇源明友善，官卒羽林軍錄事參軍。父名皋，不污於安祿山，以卓行聞，徙居潤州丹徒（今江蘇省鎮江市東南），官至著作郎，與李華等友善。

權德輿四歲能賦詩，七歲居父喪，徙居丹陽。十五歲爲文數百篇，編爲童蒙集十卷，名聲日大。德宗建中元年（七八〇），韓洄黜陟淮西、淮南，辟爲從事。貞元二年（七八六），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，試

大理評事，攝監察御史。府罷，杜佑、裴胄等皆奏請，德宗聞其名。八年，徵爲太常博士。六月，轉左補闕。十年，遷起居舍人，兼知制誥。十一年，轉駕部員外郎。十四年，轉司勳郎中。十五年，遷中書舍人。凡四任九年，專掌詔誥，後以類編爲制集五十卷。十七年冬，以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，來年拜禮部侍郎。凡三歲掌貢士。十九年，大旱，德輿上疏陳闕政。順宗永貞元年（八〇五），轉戶部侍郎。憲宗元和初，歷兵部、吏部侍郎。二年，改太子賓客。三年，復爲兵部侍郎。四年，徙太常卿。五年，拜禮部尚書、平章事，與李藩同作相。爲政寬和。八年，罷守本官，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，進扶風郡公。九年，復拜太常卿。十年，改刑部尚書。十一年，以檢校吏部尚書出鎮興元。治以簡和，人以寧便。十三年八月，有疾求還，卒於道，年六十。贈左僕射，謚曰文。有文集五十卷行世。

權德輿并非進士出身，但自建中至元和，四十年間，由陪屬升遷，以至將相，對唐代社會和人民是有所貢獻的。

首先，他關心人民疾苦，要求「蠲其租入」。（論江淮水災疏）他說：「天下理，在百姓安；百姓安，在賦稅減。」反對「四方守臣，銳於上獻，爲國歛怨，爲身市恩」（論旱災表）。

其次，銳意選拔賢良，不以員拘。德輿凡三歲掌貢士，「考定賢良，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」，「擢進士第七十有二」，「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，其他徵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，不可悉數」（楊嗣復權載之文集序）。

第三，敢於譏排姦佞。貞元八年（七九二），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，德興上疏諫：「爵人於朝，與衆共之，豈以邦國重務，委之非據？」（論裴延齡不應復判度支疏）元和五年（八一〇），河中節度使王諤來朝，將加平章事，德興奏曰：「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……今王諤無大忠勳，又非姑息之時，欲假此名，實恐不可。」（唐書本傳）

第四，要求洗宥絀放者。德宗李适猜忌賢良，剛愎自用。重用楊炎、盧杞，而殺劉晏，信任裴延齡、李實等，而貶陸贄、陽城。德興上疏：「罪疑爲輕，宥過無大……棄瑕獎善，用其所長，則無廢人，此理道之至切也。」（上陳關政）

第五，主張精擇將帥，平定叛亂。德宗、憲宗都疑忌功臣，崇信宦官。建中以來，藩鎮叛亂不斷發生，朝廷處理軍政大事也錯誤不斷。德興認爲：「若如此者……望其成功，亦已難矣。」（淮西招討事宜狀）他主張精擇將帥，「練兵賦，循法制，鎮以威重，扼其咽喉，化彼驕張，納諸軌道。」（昭義軍事宜狀）

第六，希望建立、健全法制。貞元年間，德宗親覽庶政，重難除授。德興上疏，請置兩省官。主張立法、監察與行政分權，相互監督。他希望「舉一事，必稽於禮法」；命一官，必詢其望實」（請置兩省官表）；若有人犯法，「合正典章，明下詔書，與衆同棄，即人各懼法」，不宜密殺（奏于董所犯當明刑正罪疏）。

舊唐書本傳論權德輿「羽儀朝行……爲時稱嚮」，朱珪權文公集序稱「公忠鯁繼宣公之後，山斗啓南

陽之先」，並非過譽。

二、權德輿的文學理論

權德輿不僅是一位有影響的政治人物，也是一位頗負盛名的文學家。

權德輿對文學創作有比較完整、系統的理論。他認為文學創作的目的應當是「上以端教化，下以通諷諭」（權公文集序），文學創作的準則是「是惟無作，作則有補於時」（崔祐甫文集序）。就文章的作用說，文章有兩大類：「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，其細則咏情性以舒憤懣。」（權公文集序）權德輿認為：「君子消長之道，值乎其時，而文亦隨之。得其時則彰明事業，以宣利澤；不得其時，則放心寄意，以摠志氣。」（崔祐甫文集序）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和地位不同，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和藝術形式也不一樣。他說：「歷代文章，與時升降。」（權公文集序）文學作品是隨着時代的盛衰、好壞而產生不同的內容和形式的。

在散文方面，權德輿推崇三代、兩漢古文。他認為：「荀況、孟軻修道著書，本於仁義，經術之枝派也……至漢廷賈誼、劉向、班固、揚雄、司馬遷、相如之倫，鬱然復興，有古風烈。」（崔元翰文集序）對於齊梁文風，他深表不滿，要求恢復古文的優良傳統。他說：「秉筆之士，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，披埃壒而棲

顯元。」（楊君文集序）權德輿在韓愈之先，已經提出了「尊經」、「載道」以改變當時頹靡文風的文學復古主張。他說：「道之於物，無不由也，無不貫也……其不至者，遺言則華，涉理則泥，雖辯麗可嘉，采真之士不與也。」（吳尊師集序）儘管權氏所說的「道」，和韓愈的「道」有所不同，但他反覆強調「道」的重要性，應當承認他和李華、蘇預、元結、獨孤及梁肅等一樣，都是古文運動的先驅者。

權德輿的文學主張集中表現在醉說一文中。他說：「酌古始而陋凡今，備文質之彬彬。善用常而為雅，善用故而為新。」所謂「酌古」、「用故」，都是為了革新，為了「文質彬彬」，即內容和形式的統一。「用故為新」的準則，權氏認為是「尚氣、尚理、有簡、有通」。所謂「氣」，就作者說，要有一種浩然之氣，即志氣、骨氣和才氣；就作品說，要有一定的氣勢、氣調和氣骨；就作品的作用說，要能反映出時代的風氣，轉變當時不正常的社會風氣。所謂「理」，是指作品的內容要表現出一定的道理、理致和情趣。所謂「簡」是指作品的語言，要簡練、形象。這才能達到「言近而旨遠，詞淺而意深」（劉知幾史通敘事）。所謂「通」，是指貫通古今，會通諸家有關文學創作的經驗，着意求新，即劉勰所說：「通變則久。」通是為了變，繼承是為了革新。有因有革，文學作品才有永恒生命。

在詩歌方面，權德輿說：「洙泗門人，登四科者，唯稱端木賜、卜商可與言詩。以其善於取類，敏於喻理。然則緣情咏言，感物造端，發為人文，必本王澤。」（韋公詩集序）權氏的「緣情」說，繼承了我國古代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，也為後來的詩歌革新運動開拓了新路。他贊美揚雄、班固的文學主張：「善乎揚

子雲之言曰「詩人之賦麗以則」，班固亦曰「賦者古詩之流也」……然則體物導志，其爲文之本歟！（張君集序）他認爲文學作品要「麗」，但必須合乎「則」，那就是「體物導志」，不能爲文而文。這是文學創作的基
本原則。

權德輿對於齊梁以來的頹靡詩風，再三表示不滿。他說：「建安之後，詩教日寢。重以齊梁之間，君臣相比，牽於景物，理不勝詞。」（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）對於唐代詩風，也有所批評：「開元、天寶以來，稍革頹靡，存乎風興，然趨時逐進，此爲橐籥。紳佩之徒，以不能言爲恥，至於吟咏性情，取適章句者鮮焉。」（同上）他認爲吟風月、弄花草的作品「理不勝詞」，固然不好；而「趨時逐進」，以詩文作爲敲門磚、鼓風工具，更失去了詩文寫作的意義。他主張「道、情、文」和「氣」相結合，而以「道」爲主，「本於王化，系於風俗」（張公集序）的詩文創作。他認爲文學寫作來源於現實生活與風俗民情，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。他說：「道同於內而氣相求，情發於中而聲成文，以觀，以羣，以比，以興。」（崔衛二侍郎詩集序）「道、情、文」之外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「氣」字，四者兼備，才能完成「觀、羣、比、興」的功能和作用。遺憾的是權德輿忽視了一個「怨」字。他認爲「怨」不是詩歌之「正」，而是「變」，從而貶低了「騷人怨思之作」，把它和「遊士從衡之論」相提並論，認爲「刺譏捭闔，文憲凌夷」（崔元翰文集序）。這一認識是有些片面性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權德輿明確提出了「意境」這一文學批評的概念。他在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中評論

許君（經邦）的詩說：「凡所賦詩，皆意與境會，疏導情性，含寫飛動，得之於靜，故所趨皆遠。」這是說許經邦的詩有高遠的意境。「所趨皆遠」，即皎然所說「意中之遠」（辨體一十九字）。「意與境會」，即晚唐司空圖所說「思與境偕」（與王駕評詩書），宋蘇軾所說「境與意會」（題淵明飲酒詩後）。權德輿把「意」和「境」兩個不同的概念融合在一起，構成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概念。今傳王昌齡詩格：「詩有三境。」雖然涉及了「意境」問題，或疑宋以後人僞托（錢仲聯皎然詩式簡論，藝林叢錄第五輯）。皎然詩議：「境界非一，虛實難明。」接觸了「意境」的核心問題，但他使用的概念是「境界」，而非「意境」。日僧空海在文鏡秘府論論文意中說：「境思不來，不可作也。」談到詩的構思問題，使用的概念是「境思」，亦非「意境」。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首先把「意」和「境」聯繫在一起，構成「意境」這一新概念的，應推權德輿。當然，他是概括了前人，包括和他同時而年輩略長，引為「知己」的皎然的文學理論在內的。

綜上所述，權德輿的詩文理論，值得重視。

三、權德輿的文學創作

權德輿的詩文，是他創作理論的實踐。現存詩文八百三十餘篇，就詩的內容分，有以下幾方面：

第一，體物寫志之作。這類作品，以傷馴鳥賦為代表。詩人以微禽自況，因不慎而墜入中園。「雖主

人之見容，終使喪天和於自得」。儘管它能「巧喉嚨以達情，順人心而不諉」，令人傷心的是「苟魯昭之君，固乾侯之出辱」。詩人寓人生哲理於賦中，頗有諷諭意。他如古興詩，寫「月中有桂樹，無翼難上天……黃河清兮白石爛」，抒發了詩人早年有志難酬和渴望太平的焦灼心情。豐城劍池驛感題寫「龍劍昔未發，泥沙相晦藏……神物不自達，聖賢亦彷徨」，抒發了詩人「慷慨心內傷」的情懷。奉和韋卿假山之什寫假山如仙掌，而百花盛開。有孤卿上才作詩以咏：「小松已負千霄狀，片石皆疑縮地來。」美景盛概，溢出言外。

第二，咏物懷古詩。詩人通過咏物懷古，表現了他對現實的態度。如讀穀梁傳二首，對春秋時荀寅、士吉射和趙志父的叛亂行爲作了嚴正批判；對最高統治者缺乏從薪之智而釀成禍端，深表不滿。如果聯繫中唐社會藩鎮叛亂經常發生，這類詩的現實意義是十分清楚的。他如細柳驛對周亞夫嚴肅軍令的贊美，渭水對呂叟「意在靖天下」的歌頌，宮人斜對新舊宮人冥寞生活的同情，朝元閣對胡馬忽來清蹕去的哀惋，盤豆驛對江充得計太子死的憂慮等，都是有較强的思想性和深刻現實意義的。

第三，鄙薄世情的詩。詩人踏入仕途不久，便認爲這是一種錯誤。他在祇役江西路上以詩代書寄內詩中寫道：「伊予多昧理，初不涉世務……胡爲出處間，徒使名利汙。」在田家即事詩中寫道：「閒卧藜牀對落暉，翛然便覺世情非。」權氏所說「世情非」，主要是指統治階級的腐化墮落，不顧人民死活。如安語寫：「巖巖五岳鎮方輿，八極廓清氛祲除。揮金得謝歸里閭，象牀角枕支體舒。」三婦詩寫：「大婦刺

繡文，中婦縫羅裙。小婦無所作，嬌歌遏行雲。」詩人滿腔憂憤地譏諷道：「丈人且安坐，金爐香正薰！」當時人民生活如何，詩人不曾具體寫出；對於統治階級下層人物的憤懣和不滿，却屢有反映。如寓興詩：「昭代未通籍，豐年猶食貧……豈伊當途者，一一由中人？」贈老將：「轆轤劍折虬鬚白，轉戰功多獨不侯。」對於良莠不分、是非顛倒的社會現實，他看得多了，便說：「世物自多故，達人心不羈。」寄侍御從舅）

第四，山水田園詩。詩人對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，無力解決，便向山水田園中尋求精神寄托。他在早發杭州泛富春江一詩中寫道：「俯見觸耳鱗，仰目凌霄鴻。塵纓日已厚，心累何時空。區區此人世，所向皆樊籠。」爲此，他對田園生活非常嚮往。如湖上晚眺呈惠上人：「湖上煙景好，鳥飛雲自還。幸因居止近，自覺性情閒。獨酌乍臨水，清機常見山。」省中春晚忽憶江南舊居：「花時限清近，霽後愛南山。」桃源篇：「少年嘗讀桃源記，忽覩良工施繪事……忽聞麗曲金玉聲，便使老夫思擱筆。」

第五，閨情和寄內詩。權德輿寫過不少閨情詩。如相思曲：「少小別潘郎，嬌羞依畫堂……相思不解說，明月照空房。」寫一位少女相思之苦。玉臺體十二首，或寫「情來不自覺」，「嬌小不禁羞」，或寫「佳期不可見」，「深閨夜未眠」，都情真意切。雜興五首寫「初笄絕代北方人」，「一顰一笑千金重」，「寂寞不堪深夜情」等，也都情真意美。權德輿的寄內詩，尤具特色。如自桐廬如蘭溪有寄：「東南江路舊知名，惆悵春深又獨行。新婦山頭雲半斂，女兒灘上月初明。風前蕩颺雙飛蝶，花裏間關百轉鶯。滿目歸心何處

說，欽眠搔首不勝情。」寫一次春深獨行，見山水之名頗似閨中情侶，睹花思歸，結語有寄。相思樹寫：「空見相思樹，不見相思人。」石楠樹寫：「試折一枝含萬恨，分明說向夢中人。」也都情篤意真，蘊藉風流，決非一般守妻子保功名的人所能寫得出的。

此外，權德輿寫過不少奉和、應制的詩。如奉和聖制九月十八日賜百僚追賞因書所懷「追歡堯舜情」，重陽日即事「六韻」何以答堯聰」等。由於唐德宗並非堯舜君，致使這類詩顯得黯然失色。

就詩的形式看，權德輿詩諸體皆備，不論古體、近體乃至異體，都有一定成就。嚴羽評其詩：「却有絕似盛唐者，或有似韋蘇州、劉長卿處。」（滄浪詩話）

所稱「絕似盛唐者」，大體指那些雄渾蒼古、語練情深、含蘊豐富、耐人尋味的作品。如月夜江行（五古）、秋閨月（七古）、田家即事（七律）、舟行夜泊（七絕）等。徐獻忠謂：「其在開元名手，亦堂奧之間也。」（唐詩品）

所謂「或有似韋蘇州、劉長卿處」，大體指那些清淡自然、含有閒遠高雅意境的詩。如春遊茅山酬杜評事（五律）、湖上晚眺呈惠上人（五律）、題崔山人草堂（七絕）、題柳郎中茅山故居（七絕）、江行晚詠（五絕）等。其閒遠、恬淡情趣，不減韋、劉。

權德輿詩有一個鮮明特色，便是「意與境會」，創造了「所趨皆遠」的意境。除上舉各例外，如新安江路、富陽陸路、石塘路有懷、曉發桐廬、白桐廬如蘭溪有寄、酬趙尚書看花見寄等，都從千姿萬態的自然景

色中創造了恬淡閒遠的意境。

在藝術表現上，權德輿多用白描手法。如戲贈天竺靈隱二寺主、嶺上逢久別者又別、敷水驛、玉臺體（秋風、昨夜、萬里）等，大都筆墨省淨，不事塗飾，而形象鮮明，韻味深長。

權德輿對於語言的錘煉，亦頗注意。如與沈拾遺同遊棲霞寺（偶來人境外）、玉山嶺上作、送鄭秀才貢舉、送司門殷員外等，不僅對仗工整，音律和諧，而且用詞精美。徐獻忠謂權相詩「五言近體，亦先氣格而後詞藻」。然風候既至，藻亦自豐（唐詩品）。

他如異體離合詩、藥名詩、古人名詩等，乍看似似遊戲之作，細讀起來則會發現，其分析、運用語言的能力是驚人的。劉禹錫、溫庭筠、王安石等都從權德輿詩中吸取營養，創造了許多優秀的詩篇。

權德輿不僅是中唐詩歌的承先啓後者，也是著名的古文家。他把古文廣泛運用於論、議、書、疏、序、記、策問、祭文和碑誌等各種體裁，產生了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帶有文學性的散文。例如：

兩漢辨亡論，辨析兩漢滅亡的原因：「亡西京者張禹，亡東京者胡廣，皆以假道儒術，得伸其邪心。」議論正大，氣勢宏敞。聯繫唐代社會李林甫、盧杞等先後執政，其現實意義是十分清楚的。答客問說：「時風之理亂，在於士行之厚薄。」而士行之厚薄，決定於時君大人的愛好。世祖封不義侯，議評論東漢光武帝封叛將彭寵的奴僕子密爲不義侯。以憲令爲兒戲，必然導致「桓靈不君，山陽脅奪」。這樣的歷史教訓是應當記取的。答柳福州書，與柳冕討論唐代科舉制度的弊端和改革意見，誠爲知

本之論。他如答崔相國書之論政，答楊湖南書之論文，論江淮水災疏之指陳闕政等，都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文學性。

陸贄翰苑集序，臚述陸宣公生平及其詩文，議論兼敘事，可歌可頌。序稱：「漢道未融，既失於賈傳；吾唐不幸，復擯棄於陸公。」道之難行，亦已久矣，東陽絳、灌，何代無之？」權公亦作相於唐，蓋引以自況。贈序如奉送韋起居老舅，言士之出處。送義興袁少府序，送從兄穎序，送玄上人序等，或叙友情、思往事；或勉勵親友，批判世俗；或景仰、羨慕方外士等，亦有可取。雜記如京兆少尹西廳壁記，秘書郎廳壁記等，記歷代官制沿革；司徒杜公杜城郊居記，洪州西山風雨池記等，記公相節將的閒適；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，許氏吳興溪亭記等，記方外、隱士之高逸。對當時和後代的山水遊記，皆有影響。

策問如貞元二十一年策進士問等，或問：「制度當否？悉期指明！」或問：「事關理本，必議上聞！」在封建社會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時候，能如此啓發士子們的「思辨、析理」能力，是值得重視的。祭文如祭唐舍人文，祭孫男法延師文等，或爲有韻之文，或爲無韻之文，皆情真意暢，值得一讀。碑誌如杜岐公遺愛碑銘，齊抗神道碑銘，韓洄行狀，李巽墓誌銘等，都是研究唐代社會的重要文獻資料。

權德輿的散文，實踐了他「二尚」、「二有」、「用故爲新」的理論。楊嗣復評論其文：「文采皆正色而無駁雜，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。滔滔如江河東注，不知其極。」（權載之文集序）舊唐書本傳稱：「其文雅